

書



紀年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書

Sue's



书·写生

present
days

紀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纪年/倪立书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306-5507-8

I. 书… II. 倪…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153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方正汇智彩色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0.25 插页 3 字数 160 千字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26.00 元

回忆当时的声响，说了些什么话，找出当时产生感情的东西，找到使你激动的行动。然后写下来，要写清楚，叫读者也看得见，产生与你同样的感觉，这是手的训练。

——欧内斯特·海明威

“我们抛给天空的，最终都将被大地默默地接受。”在辽宁商专最后的几天，我所敬佩的诗人王维宇在我的本子上写出的诗句一下子就震住了我。

这一震几乎就是十年。从1989年离开辽宁商专，到1999年我写作小说《永恒的微笑》，这期间就停滞了十年。这十年我都忙碌了些什么，静下心来想想，什么也没有，我只不过是从一个女孩子过渡为一个女人。

而这情形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悲剧，我的《永恒的微笑》就与我喜欢的一个女孩徐然的《桃花巷》发表在同一期《辽河》上，写《桃花巷》的她分明已是一个才女的姿态。而我还未能与徐然熟悉成一个朋友，她已经从我的四周消失了。我问过好多人，都说不清她去了哪里，后来我想，让这个小女孩也长成一个女人了吧。

从1999年至今又是十年，我才像挤牙膏似的挤出这么一本薄薄的小书，虽说也有些愧疚，但愧疚之余又从心里升出一丝欣慰，毕竟我还在努力。

“只不过从一个女孩子过渡为一个女人。”这话敷衍成分太多，还是王朔真实，他在《致女儿书》中说：“想想还要感谢爷爷，他走出山沟，赌中了一支胜利的军队，使我出生在一个还算体面的家庭。想想看我要是个农民的儿子，在中国这个贫富悬殊的国家将受到什么样的刺激。恐怕要拿出一生最宝贵的时光向上爬，在城市中混一个位子。”这话不幸说中的是我和我丈夫，二十年来，我们两个人全力拼搏，才在这个小城市中谋得了一席生存之地。

而文学是我的另一种生活，精神的，个人的，内心的生活。我对她的爱是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着的爱，我曾对丈夫说：岁月一年年地过，我最担心的是我的情感受了伤害，失去了激情，所以我要保护自己的心不受伤害，就是保留了文学的领地。

“作家应当独自写作，他们见面应当在写完作品之后，写的时候不要常见，不然他们就变成纽约的作家了，都是塞在瓶子里的蚯蚓，想从互相接触当中，从瓶子

里汲取知识和养分,这种瓶子有时候是工艺品,有时候是经济学,有时候是经济、宗教,可是一旦进了瓶子,他们就待在里头了,他们出了瓶子会感到寂寞,他们不想寂寞,他们害怕孤独地维持他们的信仰,怕女人不爱他们。”看到海明威这番话时,我脸红了,我觉得他所说的就是我,还有我们。

2001年7月,去鲅鱼圈仙人岛参加文联座谈会。海岛上立有近百个大风车,用来发电。上午,刚退潮,我们穿过泥滩,向退到远处的海水走,看见各种寄居蟹、小河蟹、小海绵鱼、玻璃牛、海锥锥……有趣得很。

下午开会,诸君热烈发言,我未谈什么。晚上,我坚持要下海游泳,最后一个人走入海水。月牙弯弯,夜色朦胧,这片海岸不平坦、不开阔。我浸在海水中,感到了恐惧。这可能就是人面对自然的恐惧。人失去了社会的屏障,回到自然界,是对付不了一条鲨鱼的。我努力在海水中多待了一会儿,望着远处灯火中的海港,想:人受社会的压抑,又离不开社会的屏障,人真是矛盾的综合体!

回到酒店,冲浴,换衣服,有人回来找我和F,叫我们一起去海边喝酒聊天。就在海岸下,成百上千艘渔船正灯火辉煌地准备出港,海蜇的渔期到了。我们聊鲁迅,聊辽宁省的作家,聊营口的文学,互相鼓励。不知谁在不远处放礼花,一大朵一大朵开在夜空中,温馨的夜陡地增加了神秘的氛围。我偶尔抬头看星空,大片大片的星河,有许多闪亮的星点缀在上面。喝着啤酒,吃着海鲜,我感到惬意,想着自己虽与文学有距离,可内心里又涌起数不清的自信与勇气。

2007年9月的一个星期三,正在路上,接到文友的电话,说作家W来了。等我到的时候,沙爽等在大厅里,我随她一起进入房间,有两个文友正在热烈地合唱,薛涛和另外两三个文友歪倒在沙发里,营口文学小圈子的人几乎都到齐了。W在卫生间里,看情形中午没少喝。过了一会儿,又去顺风酒店吃晚餐。快快乐乐。喝到后来,薛涛说去辽滨公园吃烤肉串。

我们先去坐辽河沿线的水上快艇。夕阳还留有最后一抹残红,我们穿上救生衣,坐在船舱里,向港里驶去。

夕阳的美有一丝犹豫,是马上要黑暗下来之前的不安,景物都罩在剪影的轮廓里,缓慢地暗淡下来。我们站在船头大喊:

“啊——”——男声。

“啊——”——尖锐的女声,是我。

这一刻,我觉得青春对我有一些怜惜,让我快乐,没有伤感。而我,则因此而欢喜,兴奋。这就是本真的我,在这个小圈子里活得自在,比在家庭里的我,比在亲情中的我,都好:轻松,没有压力,没有无奈。我感受到了那种爱的拥抱,那是我自己的意念的影子,有一点怜惜,有一点同情,有一点爱,我知道这也许只如同薄施粉黛时留下的一点颊红,但我还是沉醉,我自己的心冷静地笑了一下,又听见她说,算了吧,不要冷静,我要沉醉一秒钟,爱一秒钟,足够了。

作为一个处于文学外围的人,我无法叙述那种震撼人心的故事,深思熟虑的、别人难以企及的思想,只能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写出美的感受及行文。文学的票友,这句话用在我身上,是自我解嘲,也的确是我所处于的一种状态,介于文学和生活边缘相交汇的地方,脚踩两只船,虽没有什么危害,但是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好文学。真正的好文学,还须得是不断努力成果。

“作家怎么训练自己:看今天发生的事。如果我们遇到一条鱼,你看准了,看每个人做的是是什么。如果你在鱼跳的时候兴奋起来,你就回想一下,使你产生这种感情确切的动作是什么。是钓丝从水面上浮起来,是它像琴弦似的绷紧,水开始滴下来,还是它跳的时候猛撞泼水的动作。回忆当时的声响,说了些什么话,找出当时产生感情的东西,找到使你激动的行动。然后写下来,要写清楚,叫读者也看得见,产生与你同样的感觉,这是手的训练。”这些是海明威所告诫我们的。在日常的写作中我想去这样做。

在一生的写作计划中,也就是大的创作题材方面,我希望我遵从这样一种方式:“灵感通常来自音乐之外。我们收集图片,做一些零星的记录,用录音机录音,还把我们的梦记录下来。有些东西从你还是个孩子时就在你的头脑中,我们所做的只是把它们发掘出来,并且用一种不同的形式重新进行表达。这里有些东西充满了童趣。因为你几乎重新回到沙坑里玩。用沙子堆东西。这些想法不能用语言来解释,这使它们非常有趣,非常自由。最好玩的时候,就像在玩一大箱子的衣服,你把它们穿上,看看效果如何。你放弃了很多想法吗?”

我没有放弃。我将永不放弃!

書·寫生

- 邊緣鏡像 002
滑雪 007
商人誕生記 013
舞女郎 018
烏鴉的城市 022
佛與魔 026
散步 029
一場肯德基里的相親 031
灵芝草 033

書·走過

- 黑森林的後面 036
香港一窺 039
彩雲之南 042
誰摸了維納斯 053
黃山行 058
冬季，在歐洲 069

書·虛構

- 永恒的微笑 098
青春的原野 113
叶子的季節 124

與友人·書

- 夢想美麗如蝶 □王曉蕾 148
兩個女人的編年史 □沙爽 152

書

Sue's



书·写生

present
days

紀年

01

002

从超市里出来,天色正趋黑暗。这个城市的傍晚,平常又平静。我忽然站住。一个男人在霓虹灯闪烁的大街中央,双腿叉开,正在哗哗地小便。出租车见惯不惊似的绕路而行,并没有人停下。尿水在他的脚边汪开了一大片,正不断向四下里蜿蜒。平滑的柏油路上倒映出霓虹细碎的影子,这样的景象突兀又怪诞。这男人个头中等,相貌平凡,唯一不凡的是他的眼睛,它斜着,目光里满含挑衅。众人碰上他的目光,赶紧低首,匆匆侧身走过,仿佛是他们自己犯下了过错。他是街边酒店里出来的客人?一时兴起多喝了几杯?应该不是。他的表情丰富,仿佛对所有的人暗怀敌意。我回头再看,他仍旧站在那里,像一个微型水塔,水声哗哗。一个人的尿怎么可能这样多?他应该是有预谋的。我想起不久前的一天,也是在街上,我看见一个男人站在街边,笑容怪异又放肆,得意又凶狠。他一身灰衣,衣襟敞开,露出色泽暗淡的贴身内衣。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我不禁惊骇。他手里牵着的细长绳子的那一端,居然是——一只老鼠!它细长的尾巴与绳子纠缠成一个死结,小小的身子紧张地弓着,缩着头,胡子一抖一抖地,嘴里在吃着什么。人群哄然四散,留下得意的男人牵着他奇特的宠物,在人行道上肆意前行。

我忽然觉得这两个男人,他们彼此仿佛互为镜像:他们虚弱、焦虑,好像受到巨力打击的镜子,破碎、无望,凌乱地折射出古怪的光斑。他们短暂的恶作剧在城市中留下淡淡的不和谐影子,只是一闪,便迅速地消失于无声但是庞大的人群。

历史上的1040年,赤身裸体地骑在马上、穿越考文垂的大街小巷的,是戈迪瓦夫人。她以如此极端的方式,规劝自己的丈夫减免苛捐杂税。而当时她的长官丈夫既然无力阻止,就只能命令全城居民待在房间里,并且放下窗帘。戈迪瓦

夫人这一决绝的做法,改变了历史的某些小小环节,从而永载史册。这是一次有针对性的抗议,对象是一个真的很在乎她的夫君。而两个孤单的男人,面对着陌生的人群,除了冷眼和蔑视,他们又能得到怎样的应和?如果他们的仇恨再严重一些,会不会去抢劫、强奸、投毒……而那些罪犯,在他们犯罪以前,是不是都有一些异于常人的表现?

02

那一天夜里,经过市政府门前,见一个人正与几个武警战士对峙。她穿着一件破烂的军大衣,手里拿着一只破纸箱,长长的头发有如荒草。她大概刚刚占领过国旗杆下四四方方的由汉白玉栏杆围成的那一小块平台,被武警驱赶,引得她愤愤不平地叫骂。她的声音颤抖、混浊,我只听清了一句:“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但武警们排成一列,阻止她进入禁地。她终于丧失了耐心,转身向东走去。我忽然想起来,我曾经见过她的。她一年年地在街上过着自己的日子,四处捡食垃圾箱里的食物。但是奇怪的是,她似乎没有生什么病。而且我时常看见她坐在邮政局门前的路边上,面向北方,只把背影留给街上的行人。

003

冬季的一个夜晚,下着大雪。我从外地出差回来,一出站台,就赶紧钻进了一辆的士。车行至邮电局门口,我看见雪地上坐着一个人:一会儿前倾,一会儿后仰,好像被风吹得坐不稳一样。雪不停地飘落下来,覆盖在她的四周。她整个人就如同一堆被人遗弃的废旧物品。我很快到了家,拎着包裹踏进家门,亲切而舒适的热气扑面而来。我关上门,听见风还在恶狠狠地撞击阳台上的玻璃窗。我坐到了浴缸沿上,等不及放水,将淋浴喷头对准两只脚猛喷一阵,脚才慢慢恢复了知觉。后来我听见大街上传来一阵发动机的闷吼,大约是一辆载重卡车陷在了大雪里。我又想起那个女人,今夜她会不会冻死?实在忍不住,我去问丈夫。他想了想说,不会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人和自然界里的万物是一样的,生死总有定数,她的寿禄没有到头,怎么会死呢?我看着他庄重的表情,忽然升起一丝面对哲人般的敬意。

又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女人站在十字路口的正中,头戴一顶红色的棒球帽,上身穿一件白色T恤衫,脖子上挂着一串低劣的珍珠项链,脚上则是一双咖啡色的布鞋,隐约看得见里面白色的袜子。总而言之,她的浑身上下很干净整洁,

像一个朴素的家庭妇女。大的运输卡车她懒得管,只要有小轿车一驶来,她就把小红旗在距离路面一寸的地方不停地抖动,示意车停下来。她刻意模仿交通协勤的打扮确实短暂地迷惑了一些过往车辆的司机,他们减慢车速,有的车还迟疑地停了下来。但司机们很快醒悟过来,车又飞快地开走了。我想,这首先要归罪于她的那串珍珠项链;其次是她手里的小红旗——那是刚刚走过的一个送广告的男孩子送给大街上每个人的一种清酒的宣传品。这两件东西加在一起,在数秒钟内暴露了她的身份。当然,交通协勤是站在路边的,对闯红灯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发出警告;十字路口中央则是交警的位置。这个中年女人用她脑中残余的一点智慧,试图控制大街上的某一辆小轿车,哪怕一辆也好啊,她是知足的。那慢下来的车和几辆迟疑停住的车令她很有成就感,它们开走了,她也不去追赶。

最近去了一次大型洗浴中心,洗浴后到楼上大厅看节目表演。休息大厅里大概有六七十个小姐,她们坐在门口处的一溜儿小椅子上。休息大厅共有三个出入口,她们就在各个入口处形成了一个半包围的圈子,穿统一的豆绿色的马甲式T恤衫,低低的胸口,只要是稍微有一点儿丰满的胸脯,就会鼓鼓地勒得现出深深的乳沟。下身则一律是黑色的超短小裙子,每个人的左胸前各佩一朵小红花或小黄花。丈夫告诉我,佩红花的是地道的妓女,佩黄花的是做足疗的服务员。虽然如此,但在这儿是没有多大区别的。虽然这样的着装显得她们都是年轻而又单纯,但仔细看,还是能看出各自的年龄来:大部分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孩,但也有几个三十多岁了,脸色暗淡,有一点点的阴郁,个人的经历暗藏在内心和表情中——这样的女人都有各自的不幸和苦衷。男人大多喜欢年轻的女人,所以最后留在座位上的,还是那几个年纪偏大的小姐。她们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化很浓的妆,涂艳丽的口红,她们不是特别的专业,看上去与大街上的普通女人没什么两样。但到底被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地方:当男演员在台上劲舞时,她们发出古怪的叫喊:再来一个!被男演员揶揄为叫床。她们一会儿四下散开,散在人群中,像一朵朵微弱的花,开在那些男人们的身边和脚下。她们把男人的脚捧在手心里,向他们耳语;将干巴巴的一张张面孔揉成了一团和气,再继续加水

揉成软软的面团,让他们跟随她们的脚步再上一层楼,好戏将在那里上演。

这时我们旁边的位置落座一个男人,一个头发高扎在两侧的、打扮成小女孩的女子立刻插身过来,来不及看清她的动作,她已两手搭在沙发边沿,半蹲在男人身边,而臀部又停在一定的高度上,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但在她却如清风拂面一样自然。这个姿态像小猫一样慵懒,像小狗一样驯顺,她把整个身子如牛皮糖一样贴近男人,然后对着男人耳语。那男人嘴角咧开一道缝,继而笑了,伸出手在她胸前漫不经心地抹来抹去,温和的眼睛在她的脸上扫来扫去,身体却依旧靠在沙发床上。他似乎是此中老手,熟谙风月而不为所动。这个女子用尽她的手段,也没能俘获她的猎物。过了一刻钟,她脸上浮起一丝的失落,退回她原来坐的小椅子。

这里是男人们温馨的家外之家,正如从楼顶上垂吊下来的条幅所宣传的。女人在这里全部沦为附庸,无可辩解。在这里,一个特殊的女人群体对男人顶礼膜拜,只是为了得到他们的钱。她们全部来自下层的城市家庭和广大的农村,也许是因为生存的压力,也许是金钱的诱惑,她们处在一部分男人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方式的边缘,她们在旁边看着,看得心惊肉跳,惊心动魄,魂飞魄散,于是,那些刚开始铁着心,赌咒发誓只做按摩只做服务员的女孩子,开始了自身的资源开发。

005

04

在北京,确切地说,是在北京的地铁中,我看见了他们。

第一次,我在和平门上了地铁,一个老太太走到我身边。她穿得还算整洁,只是眼睛已经混浊。她手臂上挎着一个花布包袱,虽然褪色得厉害,但也还干净,我给了她一元钱。她点了点头,她的举止有一种我说不出的气派,让我在心里不住地感叹:到底是京城,连乞者也这样富有教养。想了想,又觉得不对。这个老妇人没有丧失的大约只是某种意志?她对人世还存有希望?

第二次,我刚坐到椅子上,就见一个残疾人从另一节车厢里进来。她年纪约五十上下,双腿都没有了。这是一个真正的乞者。她什么也不说,只是站在你面前,她空荡荡的裤管是最有力的诉说。命运残酷,人生无常。看到她,人很容易因自己健康而感到幸福和满足,她顺利地得到一些小钱,凭一副拐杖,慢慢地移向

远处。

第三次，是祖孙俩。她们是哪里人，我不能清晰地辨别。那个小孙女用方言说唱，见到男人一律叫先生，歌词大致是先生你发财，你发财……那动听的童声反反复复地咏唱着，令稍稍体面一点的男人不好意思，于是慌张地翻找零钱，胡乱地扔在老太太的小盆里。小女孩儿又停在女人的面前唱了：娘娘啊，你发财；娘娘啊，你心好……比在男人面前唱得更清脆、更动情。女人感动了，小女孩在喊她娘娘啊。她动情地拿出两元钱。她之后的每一个女人都纷纷拿出零钱来，我也把一块钱放到了小盆里。这是一对成功的乞讨者。望着她们向车厢深处走去，我突然想，这个小女孩现在还只有七八岁，将来长大了，她还能不能有正常的生活？而谁又能知晓自己的未来呢？

第四次，是去赶环球嘉年华会回来，从车厢另一头走来一个老年男子，他的身体看上去还很健康，线条仍然刚硬。因而他的到来受到了普遍的冷淡。有一对学生模样的恋人，嘉年华会上的好心情还荡漾在他们心间，在老男人乞求的目光下，女孩先投降了。女孩把她手里大大的玩具卡通熊还有一个米老鼠和一个小鹿斑比塞给男友拿着，从皮包里取出一只玫瑰色的小钱包，找出一张一元钱的纸币放在小盆里。看一眼那孤零零的纸币，老人没有气馁，也没有感激。下一站车门刚刚打开，他就走出车厢外，但并没有出站，而是拐进了前一节车厢。我想起，刚才他是从后一节车厢里过来的。他大约就是这样，从最末一个车厢开始，一节一节地向前推进。一整天待在地铁里，收获总还是有的。我想作为一个乞者，最重要的是耐力和恒心，并且永远不为人民的冷漠所伤害。❷

这是一个冬季的上午,我和 Aaron 坐着她男友的米黄色本田去辉山滑雪。

Aaron 的男友话很少,进了蜿蜒的山路,他就一直目视前方,在山路上不停地奔驰,我觉得已过了辉山风景区的路口。我看了看 Aaron, Aaron 好像是睡着了,但我想,她没有睡。道路两旁是绵延不绝的两排树,冬季的树在淡淡的薄雾中被阳光照耀着,有一种说不出的温馨,我欲言又止,静静欣赏窗外的风景。

Aaron 是我大学的同宿舍好友,毕业多年仍与我保持密切联系,因为一直在外企工作,所以一直叫着这个英文名字,开车的是她新结识的男友,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考察他是否胜任 Aaron 的男友。

Aaron 终于开口了,车掉转头向回开,开进了辉山风景区,在冬季,它成了一个滑雪场。一下车,到处是欢娱的人群,五彩缤纷的服装,孩子们在大喊大笑,清冽爽洁的空气涌向我,不觉精神为之一振。

Aaron 还是娇小姐的作风,穿不上滑雪靴,男友比她还急,蹲在雪地上,替她专心地穿着,而我已经穿好了,被一种兴奋之情鼓动着,同他们打一声招呼就向山上出发。

一离开他们,我的表情就变了,我能感受到,那些压抑全都没了,微笑爬上了我的嘴角,我成为一个人与自然和情感的对应物,我立刻闻到了雪的芳香,那是一种冷冽的空气,一种空气与阳光相结合的产物,或许根本没有什么味道,而只是一种情绪的高涨。我知道我已远离我的展示于人的庄重文静,而此刻只是一个小女人,不知对一种什么东西发生了无比的喜爱,立即陷入一种无法控制的陶醉和迷恋,我自己有一点明白,但又不愿多想,因为我并不喜欢一潭死水的生活,我天生的性格中就有一种喜爱和追求刺激的欲望,我看见它又从心灵之网中爬了出来,从一个小小的缝隙,从看见那些雪开始。

我一直向山上爬,滑雪越是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才越有情趣。山上人很少,远远地看见一个人,穿着一件大红色的滑雪衫,他坐在那里休息,渐渐近了,我大吃一惊,他是个外国人,褐色的头发,金黄色的胡子,窄窄的面孔,湖水一样的眼睛,我觉得该同他打招呼,便向他抬一下手:Hello。他很高兴,马上回敬我:Good morning。我走过他,又向上走了十多米,才坐下来开始安装滑雪板,但过了好半天,也没装上,我坐在雪地上直喘粗气,我觉得那个外国人一直在看我,我穿着黑色的半长上衣,黑色的微喇形裤,被他一看,我感到这身黑衣服似乎与这冰天雪地的风景不大和谐,这次到沈阳,我没有想到会来滑雪。我脱下上衣,露出里面的红毛衣,这也许刚合适。我又埋头安装我的滑雪板,仍没安上,从我身边滑过去几个小伙子,他们只是看我一眼,就过去了,没有人停下来帮我。因为是第一次穿滑雪板不得要领,我不知自己错在哪里。我的脸上渐渐沁出了汗珠,头上慢慢升起了热气,但还是穿不上滑雪板,我坐在雪地上,开始有点担心和不安,还有一种失望,那种兴奋和浪漫的情绪开始像潮水一样慢慢地向后退去。“你好!”一个生硬的声音,我抬头,那个外国人已走到我的身旁,看样子,他要帮我。我不知怎么开口,从前学过的课程早已远离我,我结结巴巴地说:“Can you——help me?”他口里不停地 yes、OK,反复地说。

他仔细地看了看我的鞋,还有滑雪板,看着我,不停地扳一个拉锁,我想他是在告诉我这个拉锁有毛病,他使劲地校正着,然后开始替我安,他一会儿对我比比划划,嘴里不停地 again、good 地自言自语,一会儿又自己立正向西站,我明白了,他是让我顺着山势站立,我按照他的要求做,他又 yes、OK,不停地给我鼓着劲,忙活了半晌,只安上了右脚,左面的大概是坏了,他拿起那块滑雪板,朝山下指了指,又说了好半天,我听懂了一句 back,我明白了,他是想去滑雪场的管理处去替我修理一下,再回来,这次是我左一句 yes,右一句 OK,不停地谢他,他对我一笑,飞快地向山下滑去,空中有他滑起的一条雪尘形成优美的 S 形,我待在雪地里,默默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心想这或者就是西方的骨子里的骑士精神,若不,就是耶稣基督所宣扬的要爱世人像自己的兄弟姐妹,反正与我们中国所推崇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以及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我看见白雪的山坡上有一个小小的红色的影子越

来越大,那个外国人回来了,他很快来到我的身边,我只是对他笑着,只会反复地说 Thank you very much,他也不说什么,只是示意我穿上,果然一按拉锁,就安上了,他对我一个劲地竖大拇指,我还真是第一次见过这样的人,为别人做好事,却一个劲地夸别人,他真让我在感激之余,第一次对西方的文明有一种切身体会。他在我面前做了一个回旋滑行,跟我笑容可掬地道再见,然后就优美地滑走了,一会儿就消失在一片雪坡前面。

我自己穿好了滑雪板,站了起来,那种兴奋又充满了我的心间,我想大喊,我想追赶上老外,赶紧穿上放在一旁的上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双膝并拢,使劲地向前划了出去,滑板无声地向前穿行,我就像飞翔一样地飞起来,蹿出去六七米远,之后又顺着山势,像一个包裹一样朝山下滚滑,我尖叫起来,终于停在一片稍平坦的雪地上,我的前边传来一阵大笑声,是两个年轻人,很悠闲地站在不远处的一棵小树下,我看一下自己的狼狈样,对他们有点恼火。我好不容易才又站起来,再次试着向前滑,但仍是跌跤,我终于明白野外滑雪是需要真功夫的,在这种崎岖不平的雪地和山坡,我在光滑如镜的滑冰场上学的那点滑冰真派不上用场,正在我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地从山坡往下摔的时候,那个红色的滑雪衫又回来了,他像一个山神一样来去自如,令我无比仰慕,他滑到我身边时,突然停下,开始给我做示范动作,我感动地望着他,忽然有所领会,我应该不是直上直下地向山下冲,而应该有一点倾斜地做横向运动,形成螺旋式行程,我在他的鼓励下,慢慢地回旋过身体,开始做横向运动,虽然动作难看,但不再跌跤了,老外又对我竖起了大拇指,但这次真的带给我一种信心和快乐,我正高兴的时候,他又滑走了,没了踪影。我渐渐滑到山下,对自己重新树立了信心,下次也许我会找出更好的姿势。

我正想再返回山上,但 Aaron 在大声地叫我,她在饮食店里等我好半天了,她说她受不了这种运动,她的脚腕有点疼,我只好去还滑雪板。

刚还完滑雪板出来,就看见那个外国人在前面不远,他也看见了我,高兴地对我招手,再次见到他,我很兴奋,想起 Aaron 的英文棒极了,我赶紧简单扼要地对她说明了情况,希望她能帮我好好地谢谢他,对他说点什么,但 Aaron 却对他很冷淡地说了句什么,显得很高傲,我觉得她有点失礼,但我实在是不会说什么。在这个过程中, Aaron 的男友一直跟在我们的身后, Aaron 对我淡淡地说,